

# 千金買醉無吝色

## 蘇曼殊外傳之六

戚宜君

蘇曼殊從來沒有樽節用度的習慣，也不知積穀防饑爲何物；這次回到上海，目的是要把他找到母親後的愉快心情，當面分享給所有的朋友，但是潛意識裏，無寧說是囊中又多了幾文金錢，於是心猿意馬的非要找個地方把它花掉不可。

蘇曼殊的金錢從那裏來的呢？據各種資料顯示，第一是在逗子海濱的櫻山村裏與母親談及欲入「真宗大學」修習梵文，母親愛子心切，把積蓄的一部分分給了他當作學費；第二是表姊壽子聽說他要繼續深造，沒頭沒腦的竟把全部私蓄慨然相贈；第三是「天義報」和「民報」也給了他一筆可觀的稿酬；三筆錢加起來不下二百多元，在當時足夠買下一幢普通房舍所需了，因此遂使他有了回國風光一番的條件。

### 與惜春共枕而不亂

「國學社」的一班朋友，又組織了一個以提倡舊文學爲宗旨的社團——「南社」，作爲鼓吹新思潮的策源地，以舊文學的外形，包裹着嶄新的觀念，比較容易爲一般社會大眾所接受。蘇曼殊與老友黃晦閣、諸貞壯、鄧秋秋、蔡哲夫、張傾城、高天梅、高吹萬、包天笑、劉三、胡寄塵、陳佩忍等人廝混在一起，天天請客，出手闊綽，身著西裝革履，完全是一副富家公子哥兒的模

樣。在「時報」擔任總經理的狄楚青就曾問包天笑說：「聽說蘇曼殊是一位出家人，怎麼打扮得像是一位花花公子呢？」包天笑說：「他不是一般的和尚啊！西裝、袈裟、唐裝、和服，完全是興之所至，隨心所欲，而且還不時徵歌逐色呢！見怪不怪，朋友們也就不以爲奇了。」

最容易耗費金錢之處莫過於秦樓楚館了，蘇曼殊在上海的脂粉隊中，獨獨鍾情於一個名叫和惜春的雜妓，有事沒事時常往她的香閣——「縹緲樓」暹遊。久之竟然宿食妓家，衣物用品咸置其處，會客、撰文亦在其間，幾乎視妓家如己室；每晚與和惜春同衾共枕，形影不離，簡直就像是一對恩愛的夫妻，但是老天知道他們中間却是始終不及於亂的。

既然住進妓院，何必自鳴清高。別人如何想法，蘇曼殊根本毫不在乎。然而和惜春殊爲不解的以爲是自己蒲柳之姿，不足以牽繫情郎，心中自然十分懊惱，曾經慎重其事的問其緣故。蘇曼殊却肅容正色的講出了一番大道理，弄得和惜春啼笑皆非，然亦無可如何，只好一切隨他了。

蘇曼殊的說法是：「愛情者，靈魂之空氣也。靈魂得愛情而永存，無異軀體恃空氣而生活。吾人竟日耘耘，實皆游潛於情海之中。或謂情海即禍水，稍涉即溺，是誤認爲華海爲情海之言耳

。惟物極則反，世態皆然，譬之登山，及峯爲極，越峯則降矣。性慾，愛情之極也；吾等互愛而不及亂，庶能永守此情，雖遠隔關山，其情不渝。亂則熱情銳退，即使晤對一室，亦難保無終凶已。我不欲圖肉體之快樂，而傷精神之愛也；故如是，願卿與我共守之。」

和惜春自然無法瞭解蘇曼殊所說的特殊理論，好在有錢好拿，風塵中人也樂得虛情假意的向這位不着邊際的書生大灌米湯，前後不到兩個月工夫，蘇曼殊又陷入一文不名的境地了。朋友們猶連日邀飲，尚不知他的經濟情形，又到了山窮水盡的狀況。柳亞子先後寄給他兩首詩，前一首是借用劉三贈曼殊句作爲起首，盛讚他在日本勤於寫作及繪畫，後一首則是對他抵達上海後多采多姿的生活內容，表示欣羨之意，依次爲：

(一) 袈裟贏得淚痕癡，我讀斯言喚奈何？  
辛苦真人恢漢業，似聞皇覺有遺謨。

(二) 無計逃禪奈有情，青山故國畫難成；  
相逢一笑拈花處，好向靈山證舊盟。

已涼天氣未寒時，蘇曼殊從「縹緲樓」和惜春的香閣，搬回了愛而近路「國學社」的藏書樓中，整天與陳去病蛸居在滿坑滿谷的書堆之中。上海居大不易，囊中無錢，寸步爲艱，虛擲韶光，殊難爲計，於是三番兩次致書劉三，商借東返

日本的路費。也許是劉三答應得遲了些，引發了蘇曼殊一大堆的牢騷話語，說是自己根器淺薄，好友竟不屑教誨，見棄之速，令人情何以堪？嗟夫！誠不願棲遲於此五濁惡世也。至此謝絕交游，靜待劉三接濟，俾便東行奉母居鄉。

劉三趕緊籌款四十圓寄給蘇曼殊，並另以三十圓捐贈劉師培所創辦的「天義報」，一併由蘇曼殊代為轉交。劉三那時在金陵，經濟情形亦並不寬裕，蘇曼殊却以為他正在吟風弄月，日有黃酒消愁，其實並非如此。

劉三是「南社」的中堅份子，以詩文鼓吹新思潮不遺餘力，先兩年「革命軍」一書的作者鄭容（蔚丹），因蘇報案瘕死於上海租界的監牢中，屍體被棄於牢垣之外，沒有人敢來收埋，惟獨劉三却挺身而出，買了棺木、衣衾將他收殮，運到滬西華涇鎮，在「黃葉樓」旁偷偷葬下，並在「愚園」舉行追悼會。為了避免引起麻煩，始終沒有把鄭容的葬處告訴他人。一直到民國十一年冬天，才告訴了章太炎、于右任、張繼、田桐等人，方始醮資修治墓道，作表刻石，舉行公祭，於是「義士劉三」之名不脛而走。這樣一個古道熱腸的人，蘇曼殊得以與他訂交，實在是其他莫大的福份，在蘇曼殊短短的一生之中，與劉三通信的次数最多，受到劉三的幫助也最大，甚至劉三的大舅子陸守經也經常予蘇曼殊以金錢支助。

## 再到東瀛大病一場

這年十二月十日，蘇曼殊登輪赴日，抵達橫濱後找到了張文瀾，暫寓神田區猿樂町清壽館，

準備來年春天至「真宗大學」修習梵文。不料却於隆冬暴飲暴食之後胃疾復發，住進了「橫濱醫院」，把劉三接濟他的錢，以及託他代捐給「天義報」的款項，都在一病之後用罄了。

除了醫藥費用而外，蘇曼殊臥病期間，把帳子深深垂下，躺在帳子裏猛抽香煙、猛吃糖果，再不然就是嘩哩嘩啦的撥弄着託人購買來的外國昂貴玩具，簡直像個疏於管教的大孩子，弄得去探病的人個個搖頭不已。

有一位並不十分熟悉的朋友，順道去探望他的病情，蘇曼殊正在帳子裏坐着，玩弄新購來的德國玩具，友人以其新奇，不免誇獎說：「這玩具真好！」蘇曼殊却說：「你真識貨，就送給你吧！」友人搖手推辭說：「我說好，並不是要據為己有，須知君子不奪人之所愛呀！」然而蘇曼殊却一本正經的硬是要人家儘管收下，理由是：「你如果不接受，便不是誠心讚賞！如果你是誠心讚賞，你便不能不收下。」友人不得已，只好把這具價值昂貴的玩具帶了回去。

清光緒三十四年，民國紀元前四年三月，蘇曼殊病癒出院，錯過了「真宗大學」的入學日期，自嘆命運不佳之餘，默念着「阿彌陀佛」前往東京，曾與浙江平湖人張卓身（傳珉）暫住於東京小石川「智度寺」中，打算靜下心來，好好為「民報」及「天義報」撰寫文章。

首先是將他數年來在蘇州、上海、蕪湖、南京及奉母鄉居於逗子海濱時，陸續續續所譯的「漢詩」如采薇歌、擊壤歌、麥秀歌、笠篋引、子夜吳歌、佳人行、怨歌行、閨怨、節婦吟、正氣

歌、山中問答、玉階怨等，以及所譯之「外文詩歌」如哀希臘、留別雅典女郎、沙恭達蓮等，集為「文學因緣」專書，交由東京「博文館」印刷，「齊民社」發行，頗受一般學生讀者的激賞。四月十日蘇曼殊的祖母林氏病逝故鄉，消息傳到東京，已經是榴花照眼的季節了，蘇曼殊想起兒時的一切，為之唏噓多日，曾在「智度寺」中為祖母誦經超度，聊盡一番孝心而已。

## 文學因緣一夕揚名

劉師培的太夫人來到了東京，對曼殊相待如親子，因而曾搬回「天義報」與劉太夫人及劉氏夫婦同住。未幾章太炎與劉師培夫婦，因為觀念問題未能一致，加上許多不相干的小事攪擾，居然彼此交惡起來，蘇曼殊夾在中間好生為難。此時蘇曼殊在「民報」上發表的文章正頗受歡迎，越發引起了劉氏夫婦的不滿。蘇曼殊無法解釋，也難以自處，遂遷出「天義報社」，再度移寓於小石川「智度寺」中。蘇曼殊先是把漢譯英與英譯漢的情詩，在民報上披露，引發了廣大青年男女的迴響，繼而把五年前在上海時期為「國民日報」撰寫的「嶺海幽光錄」及「裴羅海濱逐跡記」重新加以整理及潤飾，連載於「民報」副刊，文字典雅，內容紮實，使得讀者陣容更為擴大，兩三個月的時間，蘇曼殊的文名一夕之間便傳揚了開來，章太炎自然也欣喜異常。

## 寫嶺海幽光錄舒懷

「嶺海幽光錄」為筆記式的「史錄」，總計

十八則，沒有標題，僅在引言中云：「吾粵濱海之南，亡國之際，人心尚已；苦節堅貞，發揚馨烈；雄才瑰意，智勇過人；余每於殘籬見之，隨即抄錄。古德幽光，寧容沉海？奈何今也有志之士，門戶齟齬，猜猜嗷嗷；長婦妬女，皆競侈邪，思之能勿潸潸墮淚哉？船山有言：『末俗相率而為僞者，蓋有習氣而無性氣也。』吾亦欲與古人可誦之詩，可讀之書，相為浹洽而潛移其氣，自有見其本心之日味者，是亦可以悔矣。」觀其引言可知其內容涉及史實，也就是嶺南濱海一帶於明末清初時，民間所發生的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，有的附有考證，有的僅是抄錄而已。

第一則敘述的是僧人祖心，國破家亡，全族及婢媵皆抗節而死，其「剩詩」有云：「人鬼不容髮，安能復遲遲？努力事前路，勿為兒女悲！」又曰：「地上反淹淹，地下多生氣。」嗟夫！聖人不作，大道失而求諸禪；忠臣孝子無多，大義失而求諸僧；春秋已亡，褒貶失而求諸詩。以禪為道，道之不幸也；以僧為忠臣孝子，士大夫之不幸也；以詩為春秋，史之不幸也。

有一則敘述一林氏女，廣州城破之時，投珠江而死。有人弔以詩云：「黃泉隨母逝，白璧為夫全；抱玉雲飄海，沉珠月在淵。」

有一則敘述一李氏女，廣州被圍時，清兵抄掠得之，不辱，賦詩自縊云：「恨絕當時步不前，追隨夫婿越江邊；雙雙化作桃花水，化作鴛鴦亦是仙。」

有王桂卿者，為清兵所得，其夫為參將，焉能受辱於敵人，乃彈琵琶一曲，從容自縊而死。

有人弔以詩云：「墮樓未散香雲夢，披髮猶存石鼓歌；雁柱今祇餘玳甲，為憐落木晚風多。」

有一少婦抱一嬰兒，廣州城破之日，以長繩繫腰綁於樹上赴池而死，事後，引繩出之，顏色如生，有人為之歌曰：「妾身不隨波，豈必長繩繫？所慮黃口兒，一去無根蒂。」

有蕞娘者，清兵於增城口掠得之，戲謂其眉未婉。蕞娘從容語曰：「女醜始掃眉，若欲婉，請假我刀。」刀得自刎而死。有人撰「蕞娘婉眉歌」云：「丈夫髭髯婉如此，半尺垂虬掀不起；紫石稜稜婉婉爾，翠娥如鐵真男子！人生安能知死期？沙場血戰吾當為！借孃眉鋒不斬賊，先斬偷生巾幗兒。」有麥氏者，秀才之妻也，被清兵所掠，憤罵赴水，兵捉其髮繫船間，麥氏掙斷秀髮又赴水，既沒，復湧出，作憤罵狀，如是者三。清兵驚射之，乃沒。有人弔以詩云：「入水不肯沉，罵奴猶未畢；身輕乘文魚，三躍江中出。佳人一赫怒，波濤為羨溢；髡箭雖紛紛，難損芝蘭質；去為湘妃姊，魂烈知無匹！」

「嶺海幽光錄」所記載的十八則故事中，有僧人、有士子、有烈女、有匹夫，在明末清初動亂的大時代中，由於他（她）們的慷慨赴死，從容就義，為天地之間留下了不少浩然的正氣。至於「娑羅海濱遺跡記」乃是翻譯印度人瞿沙之原著，也是一種筆記體裁，蓋懷亡國之悲，託諸神話，所謂「盜戴赤帽，怒發巨銃」，即是指白種人而言也。

### 喚醒炎黃子孫圖強

彷彿像是「桃花源記」一般，「娑羅海濱遺跡記」敘述有一個名叫不慧的人，失道荒谷，天忽陰晦，小雨溟溟，谷中野花盛開，香氣沁人；復前行，溪流清澈，樹木蔚然，俄而抵一洞口，有婉嘯歌聲自洞口出：

星耶峯耶俱無生，浪撼沙灘巖滴淚；  
團圞茫茫寧有情，我將化泥冥海出。

於是策杖入洞，昏暗不辨路徑，脚下柔草，如踐鵝絨，默記步數，恐不能返，行且三十五，始辨五指，復行十，光如白晝。既出洞，但見嵒巖落日，殘照海濱，有弄潮兒，衣芭蕉葉，偃臥灘邊。有頃皎月東昇，赤日西墜，遠行海濱約百武，板橋垂柳，半露蘆扉，風送蓮芬，通人鼻觀；遠見一小舟，纖小如芥，一男一女，均以碧蕉蔽體，微聞歌聲云：

腕勝柔枝唇勝蕾，華光圓滿斯予美；  
最好夜深湖水滿，伴郎搖月到柴門。

這樣一個靈秀的世外桃源名謂「娑羅」，乃是印度亡國之際，盧奧陀王之女，於父王被難後，糾合了一批英俊之士逃抵此間，然而入侵者猶窮追不捨，如兇獅、似暴虎，頂戴赤帽，正若獼猴，怒目圓睜，發巨銃轟擊，必欲置他們於死地。

「娑羅」村民誓言：「我等生於斯，長於斯，春至雜花滿樹，秋則紅葉照眼，今吾等無家可歸，誓拚一死，勿謂我印度無人也。」

畢竟血肉之軀難敵洋鎗大炮，娑羅村民死傷累累，不慧左臂亦為彈丸所穿，逃至一處寺院，但見垂柳含煙，紫葳遍野，寺中荒寂無僧，空留芙蓉怒放，落花滿墻，遇一藥師，為其療傷，得

以遠離危難之地。

當時正值滿清末造，革命風潮澎湃湧湧，蘇曼殊撰寫的「嶺海幽光錄」，旨在喚醒反清復明的民族意識；而列強覬覦中國之大地物博，蠶食鯨吞不已，利用船堅砲利的優勢，使大漢子孫迭遭喪權辱國之痛，蘇曼殊的「娑羅海濱逐跡記」，無寧就是藉印度人亡國之痛，警惕炎黃子孫鼓振雄風，抵禦外侮的時候已經迫在眉睫了。

### 梵文學堂認真向佛

蘇曼殊在日本東京郊區的小石川「智度寺」中，讀書、寫作、繪畫、禮佛，心如止水，成就豐碩。芙蓉盛開時曾經前往橫濱一行，櫻山村裏的老母河合仙夫人嗟寒問暖，愛護備至。然而箱根巨宅中的靜子表姊却避不見面，顯然是懣怨蘇曼殊既然撩起了她纏綿的情絲，又毫不憐惜的斬割成片段，因此便自怨自艾把自己封閉了起來。而蘇曼殊却又情意綿綿的，寫下了一首感傷的詩云：

孤燈引夢記朦朧，風雨鄰庵夜半鐘；  
我再來時人已去，涉江為誰採芙蓉？

想起往日紅袖添香的情景，不禁為之惘然！更憶及逗子海濱沙灘上的雙雙足印，以及柔靡懣上的笑語聲喧，蘇曼殊茫然的沉緬在溫馨甜蜜的懷思之中。他獨自依次探訪歷歷如昨的舊遊地，但見柳蔭道上馬蹄如飛，白色的沙灘上浪花處處，茅店酒帘依然高懸，滿山秋林中正有二三女郎在採摘紅葉呢！因又感慨萬端的為詩云：

柳蔭深處馬蹄驕，無際銀沙逐浪潮；

茅店酒帘知市近，滿山紅葉女郎樵。  
回到東京「智度寺」中，心情仍然不能平靜，恰值草大炎與劉師培雙方愈鬧愈僵，蘇曼殊心煩意亂，遂於九月間收拾行囊，悄然返國至上海，暫寓虹口西華德路「田中旅館」，越日逕往杭州西湖，落腳「白雲庵」中，疏疏落落的鐘聲，悠悠來去的白雲，頓覺心情閒適，塵慮俱清，因有詩云：

白雲深處擁雷峰，幾樹寒梅帶雪紅；  
齋罷垂垂淨入定，庵前淨影落疏鐘。

這次蘇曼殊返國，似乎並沒有攜帶多少金錢供他揮霍，行前曾經致書劉三，略以：「心緒煩亂，而章、劉二公又有齟齬之事，而劉公舉家遷怒於余，余現已遷出，飄泊無以為計；欲返粵一轉，奈無資斧何，故祇可沿門托鉢。濁世昌披，非速引去，惟有嘔血死耳！」蘇曼殊勉強湊足了旅費抵達上海，又「感愧無已」的收到了劉三惠借的十四圓，才能再到杭州小住。在「白雲庵」中，面對劉三為他書寫的「樓觀滄海日，門對浙江潮」條幅，不免詩興大發，因漫吟道：

海天空澗九泉深，飛下松陰聽鼓琴；  
明日飄泊又何處？白雲與爾共無心。

數日後蘇曼殊又從「白雲庵」遷往「輻光庵」中，此地鳥語花香，幽靜異常，視界遼闊，景物奇佳；尤其是在月白風清的秋夜，遍地銀液似的月光，時而有冷露滴落樹梢，遠處有淒涼的杜鵑聲聲，劃破了寂靜的夜空，有感而作「西湖輻光庵夜聞鵲聲柬劉三」詩云：

劉三舊是多情種，浪跡煙波又一年；

近日詩腸饒幾許？何妨伴我聽鳴鶉。  
光是一首詩，尚不能表達對好友劉三懷念之情，第二天又畫了一幅工筆的「聽鶉圖」，題上詩句寄給時在南京的劉三；不久接到劉三的來信，大意是說有位楊仁山居士，在南京創設了一所「梵文學堂」，欲邀蘇曼殊前往任教，希望他能答應並立刻成行。

楊仁山名文會，安徽石埭人，此時已年逾八十高齡，然紅光滿面，精神矍鑠，聲音宏亮，神采奕奕，對於佛學尤有深湛的造詣，因在垂老之年集資興建「祇垣精舍」，遴選江南一帶名刹古寺的僧侶，加以有計劃的培植，如能精進，再擇優遣赴日本及印度等地研究梵章，以光大佛學。蘇曼殊認為「異日光大佛法，或以此為始耳」，因此不加考慮便答應了下來。不日抵達南京，與楊仁山老居士一見如故，頓時成為忘年之交的道友。蘇曼殊對楊仁山老居士的景仰極深，他的佛學觀，曾受到了楊仁山老居士頗為深刻的影響呢！

「祇垣精舍」亦稱「梵文學堂」及「學林」，課程大約分成三部分，亦即：「漢文」、「佛經」與「外文」。漢文包括「詩」與「文」。「詩」由陸伯嚴主講，陸伯嚴名三立，別號散原，江西義寧人，與楊仁山同為「祇垣精舍」的創辦人。「文」由李世由主講，李世由字曉暉，別號暉廬，湖南寶慶人，對佛學亦有極深的研究。「佛經」則由楊仁山老居士親自講授；「外文」部分屬於梵文入門及初級英文，皆由蘇曼殊一力承擔。僧侶學生們學習十分認真，尤其能够同時

學習兩種外國文字，而欣喜異常。

「祇垣精舍」的行政、教學及管理，完全是採取寺廟的方法，在宗教的精神主宰下，師生相處融洽，彼此以理想及愛心作為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基礎，因此到處充滿一片莊肅但又十分和樂的氣氛。蘇曼殊對這樣的生活環境頗能適應，而對他所擔任的工作也足可勝任愉快。

每當楊仁山老居士講解佛經時，蘇曼殊也十分認真的跟着僧侶們一同聽講，曾在致劉三的信中提到「聞仁老講經，欣幸無量，仁老八十餘齡，道體堅固，聲音宏亮，今日謹保我佛餘光，如崦嵫落日者，惟仁老一人而已」。另外他也跟着陳伯嚴與李世由兩位頗具根底的國學權威切磋詩文，也獲得了莫大的益處。

先是楊仁山老居士，以俗家身份醉心於佛教經義的研究，頗得印度法護尊者的鼓勵，曾經創設「摩訶菩提會」弘揚佛法，彼此常有書信往還，由於華、梵隔闕而殊難溝通。此刻蘇曼殊得空，便將梵文書信一一譯出，竟然發現這些函件中，包含了許多精關的理論與見解，因而更加深入探索，撰寫了兩篇「敬告十方佛弟子啓」及「告宰官白衣啓」，對於佛法的傳佈與弘揚，提出了許多具體可行的辦法。

「祇垣精舍」教學十分認真，蘇曼殊每天從上午八時一直要忙碌到中午十二時，下午則屬於自己的時間，假日常往上海與舊友歡聚。到了冬天，劉師培、何震夫婦由日本返國，經柳亞子的從中斡旋，得以盡釋前嫌，並曾合攝小影留念。

蘇曼殊在南京，寓居延齡巷楊仁山老居士住

宅內，歲暮天寒中罹患腦部疾病，整日暈眩煩躁，醫藥罔效。楊仁山抽空便坐在病榻前，為蘇曼殊講解秦淮馬湘蘭證果事，這完全是一種心理方面的治療，居然能從平復心性，鼓舞信心，進而戰勝了病魔，使得蘇曼殊的沉疴豁然而癒。

### 先咏花朝繼吟落日

正當蘇曼殊臥病「祇垣精舍」的時候，紫禁城中連續發生了兩件驚天動地的大事，使得滿清親貴慌了手脚，惶惶無以爲計，長白山的王氣已經顯露出日暮途窮的徵兆了。

光緒皇帝入秋以來即纏綿病榻，十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壽誕之日，帝疾已劇，不能親詣行禮；先是慈禧太后亦感身體不適，乃授醇親王載灃爲攝政王，並命載灃之子溥儀在宮中教養，預備立爲皇儲，時年甫三歲，其母乃榮祿之女。

清光緒三十四年，民國紀元前四年冬十月二十一日，光緒皇帝駕崩，以溥儀爲嗣皇帝，承繼同治帝爲嗣，兼祧光緒帝。翌日慈禧太后亦死，先後僅差一日，似乎慈禧太后不見光緒帝先死，誠難瞑目。何以竟然如此巧合，或云全係有計劃的安排，宮闈中事詭譎莫測，誰又能真正瞭解其中真象呢！朝廷中的巨大變動，帶動了革命運動又走向風起雲湧的高潮。按理蘇曼殊此刻在南京、上海，如果一心一意的參加革命工作，自然有許多事情好做，然而正當他的革命朋友們奔走呼號，如火如荼的忙得不亦樂乎之際，他却在隆冬冰封之時，又悄悄的到了日本。如果說蘇曼殊是一位「革命和尚」，也許多少沾了那麼一點邊兒，

實際上並不能實至名歸的配得上這個稱呼。

到達東京後，蘇曼殊與羅黑芷、龔薇生等人暫寓小石川「智度寺」中，整天捧着蔡哲夫贈送給他的原文本「拜倫詩選」及「雪萊詩選」，臨風吟誦，愛不釋手。花朝時節，上野櫻花如錦，寺中百卉爭豔，因咏「花朝」詩云：

江頭青放柳千條，知有東風送畫燒；  
但喜二分春色到，百花生日是今朝。

「花朝」是一個頗富詩情畫意的節日，俗傳每年二月二日爲百花生日，稱爲「花朝」。亦有稱二月十五日爲「花朝」，八月十五夜爲「月夕」。唐人多喜於花朝月夕，與友人飲酒賦詩，頗饒情致。「熙朝樂事」載：「花朝月夕，世俗恒言，二八兩月爲春秋之中，故以二月半爲『花朝』，八月半爲『月夕』，是日宋時有撲蝶之戲，今雖不舉，而寺院啓涅槃會，拈香者屢至，猶其遺俗也。」「花朝」前後「智度寺」中香客絡繹不絕，蘇曼殊不堪其擾，獨自前往平戶海濱遊覽，據說鄭成功就在此地誕生，海濱松薩中尚有紀念石碑俟後人憑弔，蘇曼殊感慨繫之的寫了一首「過鄭成功誕生處」詩云：

行人遙指鄭公石，沙白松青夕照邊；  
極目神州餘子盡，袈裟和淚伏碑前。

鄭成功名森，字大木，明熹宗天啓四年生於日本平戶，七歲返國入塾讀書。有一次塾師要他寫一篇文章，題目是「灑掃應對進退」，他寫出了這樣幾句話：「湯武之征誅，一灑掃也；堯舜之揖讓，一應對進退也。」年紀雖小，口氣却不同凡響，果然在他二十四歲那年便以「招討大將軍

「名義，糾合志士，屯兵金、厦，一力承擔起反清復明的大責重任，後來曾經攻入長江流域，終因形勢逆轉而轉進到臺灣。不知爲什麼，蘇曼殊在鄭成功紀念碑前，感慨自己的身世飄零，如今棲遲東瀛，與漢代的蘇武牧羊北海邊，飽受凄苦與落寞又有何異，因而思緒萬端，又寫下了一首「落日」詩云：

落日滄波絕島濱，悲笳一動劇傷神；  
誰知北海吞毘日，不愛英雄愛美人。

蘇武在漢武帝時，以中郎將身份持節出使匈奴，被放逐到荒僻的貝加爾湖牧羊十九年，無可奈何的只有咬緊牙關，與一連串漫長的苦難歲月搏鬥，求仁求義，不顧生死，終於全節歸漢，樹立了一個尊貴的典範。然而蘇曼殊的詩中却獨獨強調蘇武在冰天雪地中也曾娶妻生子，照樣有着溫馨纏綿的一面呢！由蘇武想到了蔡文姬，返回東京後改寓神田區小川町「川又館」，精心繪製了一幅「文姬圖」，珍重的託人帶給劉三。友人病蟬在畫上題溫飛卿句云：「紅淚文姬洛水春，白頭蘇武天山雪。」劉三接獲「文姬圖」後，曾以六言詩三首答之云：

白頭天山蘇武，紅淚洛水文姬；  
喜汝玉關深入，將安闕此胡兒？  
求瀛吹簫乞者，笠子壓倒眉梢；  
記得臨觴嗚咽，忽忽三朝魂銷。  
支那音非秦轉，先見婆羅多詩；  
和尚而定國號，國無人焉可知？

### 邊譯拜倫雪萊詩集

蘇曼殊在致劉三的信中，敘述自己是一個行脚僧人，所幸皮囊如故，但願隨緣消歲月耳！並云東塗西抹，得稿盈寸，相去萬里，深以不能獲得劉三的斧正爲憾；近日專習吹簫，是亦無俚之極，預備將來乞食地步耳！因此劉三的詩中才有「東瀛吹簫乞者，笠子壓倒眉梢」之句。

拜倫和雪萊是英國最偉大的兩位詩人，兩人都有崇高的理念與豐富的情感，他們一生追求理想，更熱衷於愛情生活，與蘇曼殊的心性十分符合，因此他便投注了不少精力來翻譯他們兩人的作品。蘇曼殊認爲拜倫生長於繁華之地，富庶之家，是個熱情真誠的自由信仰者，他熱愛天地間的每一件事物，因此在他的詩中充滿了蓬勃的朝氣，讀他的詩像是飲酒一般，有一股芬芳甜蜜而又興奮刺激的魔力。神秘、美麗與真實的辭彙及意象交互輝映下，顯露出熱忱、純真和坦率，實在是無人可及。至於雪萊則是一個「哲學家的戀愛者」，他思想深奧而不恒定，雖然堅毅但缺乏信心，縹緲的追求「哲學裏的愛」，並執着的尋覓「戀愛裏的哲學」。比較起來，蘇曼殊似乎較欣賞拜倫的爲人及作品，因此他翻譯了不少拜倫的詩篇，順利的出版了一本「拜倫詩選」。柳亞子讀到了這本詩集，曾報以詩云：

中江握手無多日，又向西風慘別顏；  
何意魚書來海外？似聞鶴唳下雲間。  
青山舊夢家何在？紅豆新詞恨未刪；  
畢竟逃禪成底事？袈裟情淚也烟斑！  
自古文章見性真，新詩一讀一悲辛！  
女蘿窈窕離騷鬼，翠袖飄零絕代人。

錦瑟華年隨逝水，櫻花遊屐踏殘春；  
最憐綺語銷難盡，亦是今生一段因。  
天涯知己幾朋儕，惆悵南皮感舊遊；  
司馬文園仍善病，元龍淮海未歸休。  
悲歌擊筑思燕市，零落郵書怨石頭；  
猶有劉三問消息，算君聊可慰窮愁。  
平生故國恨難銷，如此江山畫裏描；  
綉燭熾脂歸北地，淒涼金粉剩南朝。  
化為頑石沉湘水，贏得多情諗洞簫；  
寄語梁園舊賓客，年年愁絕廣陵潮。  
暮春時節，天氣轉暖，蘇曼殊又回到逗子海邊，在櫻山村裏享受着河合仙夫人的母愛，幽巖密箭，碧波白浪，滌除心中的塵垢後，再度返回東京，應聘爲「東京梵學會」講師，改寓「女子大學」校側的高豐川町三十一番「玉銘館」。

蘇曼殊每天到「東京梵學會」爲婆羅門僧人傳譯兩小時半，教學相長，彼此切磋琢磨，雙方皆獲益不少；並與婆羅僧合譯梵文詩「雲使」一篇。「雲使」是一首長篇敘事詩，猶如中國之「離騷」，頗具歷史與文學價值。

炎炎夏日，火傘高張，蘇曼殊於溽暑炙人的氣候下工作不輟，加以身子一向單薄，導致腦病復發，頭暈目眩，無法繼續擔任傳譯工作，遂又遣返逗子海邊與母親同住。待至秋風起時，蘇曼殊業已完全康復，八月中秋從日本返國抵達上海晤蔡哲夫，從而認識了英國領事佛萊庶。佛萊庶對蘇曼殊的才情頗爲賞識，彼此談禪論畫十分投緣。在上海蘇曼殊愉快的度過了二十六歲生日，曾倡議建立「梵文書藏」以垂永久，以應者寥落而未果。（未完待續）